

己亥腊月，王华杰先生应上海音乐学院邀请在歌剧院民乐排演厅做了一场雷琴艺术专题讲座，还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将他的学生许瑞请来助讲助演。那天下午秋阳正好，淮海中路两边的梧桐树一片金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上音的师生加上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近两百位，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见识雷琴，而王华杰本人距上次在上海的“雷琴秀”，也倏忽已过四十年光景啦。

王华杰先生对雷琴的发展历史、艺术地位及审美特征进行了系统阐述，师生两人还用“传说中”的雷琴

演奏了京剧“苏三起解”“铡美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插曲《丽达之歌》《永恒的爱情》等，他的学生许瑞演奏了秦腔“周仁回府”。

这场讲座让许多人对雷琴在当下的存在与发展有了警醒，王华杰先生本人也相当激动，“演出之际，我一下子进入如痴如醉的境地，也仿佛感到王殿玉老师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和芸芸众生，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此生为雷琴事业而付出，是值得的，也是荣耀的！”

雷琴是何种乐器，王殿玉又是何许人也？

先从王殿玉开始说起吧。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殿玉出生于山东鄄城县徐桥村，父母早逝，只得跟随做烧饼、包子的哥嫂过日子，六岁那年因患天花而失明，他的世界从此陷于一片漆黑！但迫于生活，每天清晨就要拄着拐棍、提着篮子串村走巷地叫卖包子烧饼，因而被人呼作“二瞎子”。

后来王殿玉离家出走，跟算命先生走江湖，也跟过人家学过胡琴，一边拉弦子一边唱小曲讨饭，后来向多位民间艺人学唱三弦、唱“二夹弦”，还有琴书、花鼓、坠琴、三弦等。

跌打滚爬地前进，嚼着泪水给人们带来欢乐，王殿玉渐渐练就了不屈不挠的性格。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从徐州、蚌埠、南京、无锡一路南下，一边步行一边卖艺，风雨兼程六百多天，最后来到上海，在“黄楚九时代”的大世界游乐场登台演出。王殿玉充分发挥雷琴的特长，将谭鑫培、孙菊仙、梅兰芳、马连良、余叔岩、程砚秋等京剧名家的唱腔模仿得惟妙惟肖，一炮打响，观者如堵。新民报称他“一支丝弦奏出万物之声惟妙惟肖，五根手指谱成无穷绝调载歌载舞”。

上海这个大码头给了王殿玉一朝天下闻的机会，此后他每到大城小县演出，

都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名气也越来越响。每到一处，王殿玉都要举行一两场义演，或赈灾，或助学。他说：“我是没眼的人，可是我偏要做有眼的事，我希望有眼的人，千万别做没眼的事。”

再说说“雷琴”。它是王殿玉对传统拉弦乐器坠琴改造而成的，型制与一般的板胡、二胡相似，但要大很多，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音域宽广，能达到四个八度，西洋弦乐器中只有小提琴可与之比肩。雷琴发声洪亮，余音绕梁，犹如风啸雷鸣，

最善模拟各剧种的唱腔、走兽飞禽的鸣叫及中外管弦乐器，甚至打击乐器的音响效果也可“手到擒来”。

王殿玉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平原省大众曲艺团，后在天津先后加入红风曲艺社和天津曲艺团，中国音协主席吕骥还邀请他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64年11月28日，遍尝人间苦难的王殿玉病逝于天津。

王殿玉有多位弟子，王华杰是王门最后一名亲传弟子。王华杰此前学过二胡、古琴等，王殿玉很赏识他的天资与勤奋，把毕生的秘辛与心得都传授给他，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场演出也是带着王华杰去的。1958年，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王华杰听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就

从家里偷出户口簿，跟着国家民委组建的一个文艺团体到了大西北，从此远离故乡和亲人，在塞北江南扎下了根，同时也使他成了将雷琴、古琴、古筝等民族乐器带到宁夏的“第一人”。

半个世纪以来，王华杰先后在宁夏杂技团、宁夏秦腔剧团、银川市歌舞团、宁夏歌舞团等单位工作，与剧团走遍了塞北江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华杰先生带着雷琴远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第一届亚太民族艺术节，他演奏的《农家乐》和原创曲目《穆斯林的婚礼》受到极高的评价，当地英文、华文报纸竞相报道，交口赞誉。

王华杰先生对我说：今天，距王殿玉先生来上海演出已经九十多年了，王门弟子如今只剩下寥寥数人，第三代、第四代弟子星散各地，能上台演奏的屈指可数，雷琴成了“濒危物种”和“活化石”。近年来，国外的民族乐器如手碟、卡祖笛、马林巴、爱尔兰锡笛、曼陀铃、萨摩琵琶、以及源自中国的尺八，在时尚场合一走秀，总会引起疯狂的尖叫，而中国有不少“以一抵百”的民族乐器，或者处于休眠状态，或者被选择性遗忘，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中，实在不应该啊！

# 夜光杯

几个月前，飞机即将降落在德黑兰国际机场之际，同团的女件们纷纷取出各色头巾，让人意识到迎接我们的是一个陌生的伊斯兰世界。此行我们是参加第32届德黑兰国际书展，今年中国是主宾国。

出了机场，汹涌的车流呼啸而来，风驰电掣。我们不由一边惊叹，一边以国内多年前过马路的灵巧迅疾而过，不然估计等到天黑，也不会有哪辆车避让。伊朗的汽油便宜到不可思议的白菜价，以致汽车、摩托车在大街上浩浩荡荡，中国产的奇瑞车是其中的主力军。远处，绵延的雪山似与白云镶嵌，从任何地方几乎都可眺望到四季白雪皑皑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给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神奇。

参加过多次国际书展，在清真寺举办的书展还是第一次。进入德黑兰会展中心霍梅尼清真寺，立即感受到德黑兰书展的壮观，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参展商，波斯文、阿拉伯文的书籍居多。伊朗人民对阅读的热情超乎想象，整个书展持续11天。600平方米的中国主宾国展区成为一个亮点，以“阅读中国”为主题，红色为底、汉字为主形象的“中国印”，醒目大气。文化互动区的手工雕版藏书票、杨柳青年画、葫芦烙画展演，吸引了好奇的伊朗读者驻足体验。他们对中国书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最为吃香的汉语教材。他们有的捧着书，为的是听我们朗读几句汉语；有的围着我们打听，怎样才能去中国。最令人惊叹的是伊朗人拍合影的热情。我们开始还不适应，后来主动配合，摆出各种造

型，双方其乐融融。大概在伊朗读者眼里，我们也是书展里的风景线。

每次参加国际书展，我都会抽空探访当地的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听说前些年曾发生威胁核物理学家的恐怖事件，因此没人介绍无法入内。看来这次要抱憾而归了。巧的是归国前两天，展位上来了位年轻的当地男子，在《宋画全集》前流连，交谈后得知他是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名叫阿里。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早成立孔子学院的，这次活跃在现场的志愿者都来自该学院。阿里一脸浓密的络腮胡，深邃的黑眼睛闪烁着友善。我试探问他可否带我们去他的学校看看，阿里一口答应。我们相约第二天在校门口见。

第二天，我们拿着阿里写的地址打车，出乎意料地顺利。出租车驾驶员听说我们来自中国，露出羡慕的眼神。虽然他的英语有些生硬，我们依然明白了他对中国的向往。他说这里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不低，但工作难找，收入低难以维持生活，而中国的发展前景那么吸引人。

到达校门口时，阿里和女友南希已在等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便是外国语学院，孔子学院也在其中。阿里原想邀请我们听课，认识一下他们的老师，但我们还得赶回书展，于是在他俩的带领下，匆匆浏览一下校园。教学楼的建筑大都比较简朴，设施也显得陈旧。阿里又带我们乘坐免费校车短驳车，体验了一回男女有别的巴士。来到中心校区，只见宣礼塔高耸，这是座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校园清真寺，由于女士不能入内，我们只能在休息区匆匆一瞥。最后我们慕名来到人文学院，向高高矗立的哈菲兹雕像致敬。这位十四世纪伟大的波斯诗人盘腿而坐，手持书卷，似乎诗句正在流淌而出，深邃的目光望向远方。

在造型简洁的德黑兰大学大门口，我们合影道别。好客的阿里邀请我们

型，双方其乐融融。大概在伊朗读者眼里，我们也是书展里的风景线。

每次参加国际书展，我都会抽空探访当地的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听说前些年曾发生威胁核物理学家的恐怖事件，因此没人介绍无法入内。看来这次要抱憾而归了。巧的是归国前两天，展位上来了位年轻的当地男子，在《宋画全集》前流连，交谈后得知他是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名叫阿里。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早成立孔子学院的，这次活跃在现场的志愿者都来自该学院。阿里一脸浓密的络腮胡，深邃的黑眼睛闪烁着友善。我试探问他可否带我们去他的学校看看，阿里一口答应。我们相约第二天在校门口见。

第二天，我们拿着阿里写的地址打车，出乎意料地顺利。出租车驾驶员听说我们来自中国，露出羡慕的眼神。虽然他的英语有些生硬，我们依然明白了他对中国的向往。他说这里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不低，但工作难找，收入低难以维持生活，而中国的发展前景那么吸引人。

到达校门口时，阿里和女友南希已在等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便是外国语学院，孔子学院也在其中。阿里原想邀请我们听课，认识一下他们的老师，但我们还得赶回书展，于是在他俩的带领下，匆匆浏览一下校园。教学楼的建筑大都比较简朴，设施也显得陈旧。阿里又带我们乘坐免费校车短驳车，体验了一回男女有别的巴士。来到中心校区，只见宣礼塔高耸，这是座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校园清真寺，由于女士不能入内，我们只能在休息区匆匆一瞥。最后我们慕名来到人文学院，向高高矗立的哈菲兹雕像致敬。这位十四世纪伟大的波斯诗人盘腿而坐，手持书卷，似乎诗句正在流淌而出，深邃的目光望向远方。

在造型简洁的德黑兰大学大门口，我们合影道别。好客的阿里邀请我们

型，双方其乐融融。大概在伊朗读者眼里，我们也是书展里的风景线。

每次参加国际书展，我都会抽空探访当地的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听说前些年曾发生威胁核物理学家的恐怖事件，因此没人介绍无法入内。看来这次要抱憾而归了。巧的是归国前两天，展位上来了位年轻的当地男子，在《宋画全集》前流连，交谈后得知他是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名叫阿里。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早成立孔子学院的，这次活跃在现场的志愿者都来自该学院。阿里一脸浓密的络腮胡，深邃的黑眼睛闪烁着友善。我试探问他可否带我们去他的学校看看，阿里一口答应。我们相约第二天在校门口见。

第二天，我们拿着阿里写的地址打车，出乎意料地顺利。出租车驾驶员听说我们来自中国，露出羡慕的眼神。虽然他的英语有些生硬，我们依然明白了他对中国的向往。他说这里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不低，但工作难找，收入低难以维持生活，而中国的发展前景那么吸引人。

到达校门口时，阿里和女友南希已在等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便是外国语学院，孔子学院也在其中。阿里原想邀请我们听课，认识一下他们的老师，但我们还得赶回书展，于是在他俩的带领下，匆匆浏览一下校园。教学楼的建筑大都比较简朴，设施也显得陈旧。阿里又带我们乘坐免费校车短驳车，体验了一回男女有别的巴士。来到中心校区，只见宣礼塔高耸，这是座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校园清真寺，由于女士不能入内，我们只能在休息区匆匆一瞥。最后我们慕名来到人文学院，向高高矗立的哈菲兹雕像致敬。这位十四世纪伟大的波斯诗人盘腿而坐，手持书卷，似乎诗句正在流淌而出，深邃的目光望向远方。

在造型简洁的德黑兰大学大门口，我们合影道别。好客的阿里邀请我们

型，双方其乐融融。大概在伊朗读者眼里，我们也是书展里的风景线。

每次参加国际书展，我都会抽空探访当地的大学。德黑兰大学是伊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听说前些年曾发生威胁核物理学家的恐怖事件，因此没人介绍无法入内。看来这次要抱憾而归了。巧的是归国前两天，展位上来了位年轻的当地男子，在《宋画全集》前流连，交谈后得知他是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名叫阿里。德黑兰大学是伊朗最早成立孔子学院的，这次活跃在现场的志愿者都来自该学院。阿里一脸浓密的络腮胡，深邃的黑眼睛闪烁着友善。我试探问他可否带我们去他的学校看看，阿里一口答应。我们相约第二天在校门口见。

第二天，我们拿着阿里写的地址打车，出乎意料地顺利。出租车驾驶员听说我们来自中国，露出羡慕的眼神。虽然他的英语有些生硬，我们依然明白了他对中国的向往。他说这里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不低，但工作难找，收入低难以维持生活，而中国的发展前景那么吸引人。



下次去他的家乡做客，并说他和南希都希望毕业后来中国留学。

赶回书展，展柜上书又空了不少。这天是周末，到处都穿梭着孩子们的身影。活泼的伊朗孩子主动与我们攀谈，一点没有陌生感。一个十岁左右戴着橘色头巾的漂亮女孩，捧着图画书爱不释手，我便赠送了她两本。她喜出望外，但随即就归还一本，意思是有一本就够了。我告诉她，两本都可以留下。她踌躇了一会儿，忽闪着黑

亮的眼睛，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游戏递给我。原来是一枚铜丝绕成的戒指，或许是学校手工课的作业吧。看着她清澈的眼神中满是期盼，我把戒指套在了手指上，她笑得更灿烂了。拍完合影，小姑娘又搂着我在我脸颊上亲吻了一下。

我把这枚不起眼的戒指放进旅行箱，带回了中国。亲爱的伊朗小姑娘，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但知道你一定会有长长的美好未来。

前段日子网上盛传有个生白血病的女孩生命垂危，需要救助。女孩父亲的告白催人泪下，让我恨不得省下饭钱身生翅膀飞到病房捐给她。但不久又有信息说，女孩家多处房产，不乏钱财；不久又说房产不是准备给女孩治病的……真不知信什么好。

网络把全世界的信息“数码”到一起，“唯当”一下塞给你，睁开眼什么都“热”：地铁丢书，孩子生病，老虎咬人，芙蓉姐姐，虹桥妹妹，休闲兔，思想虫，房地产骗子，二奶小三，三十人生醋与酒，八千里路云和月……晚上起来小解，窗外霓虹闪烁，窗内妻子梦呓，那个蔑视时间的家伙还在传递谁谁红了！有告诉高尚品德正能量的，有教唆骗子行骗负能量的，不分青红皂白，戴着新事物的帽子，一下子塞进你脑海，让你颅骨隐隐作痛。

幸好有一个地方由我亲自把关，那就是脑子的大门，每当“网红”擦着大门呼呼响，就要静心辨别一下，该不该让这家伙进门。

“网红”“热搜”就是一只萤火虫。让它歇在眼帘上，就是一团火，燃烧心房；如果让它自由翩跹，就是草丛中如萤火虫般的虫子。如果它确实可爱，我就养它在瓶子里；如果它从泥沼中蜕化而来，我就让它回到腐臭的泥沼去。

追捧？不值得！

七夕会

桥”上穿行而过，远远望去，颇让人有时空倒错，百年一叹之慨！大尖山最高处有一座五层阁楼式的宝塔，名为“雁鸣塔”，也是近年新建的，与“长空桥”源于同一句诗，很有意思。“雁鸣塔”30米高，白墙黑檐，一派中华民族传统风格，巍然耸立于娄山关茫茫苍苍的青山绿海之上。我们登上了塔的最高层。往南50公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往北18公里是黔北重镇桐梓，两座名城之间，完全被青山绿海填满了。我想到：当年红军两战娄山关，两次勇夺遵义与桐梓，他们期盼的，正是能为中华民族后人，留下无尽的葱茏与绿意！

## 日短夜长

詹超音

天在冷，日在短，冬至越来越近。我的朋友们就像林子里的鸟，每天清晨都会热闹一阵。也许怕灵感跑了，没下床就一通抒发；也许坐马桶上在问早安。他们都还在上班，语言匆匆。几个快手，几百字的短文已经上传。饱满精神下文文往往一气呵成，洋洋洒洒，好读，有味。全都是家长，家事如何，语气中流露。

到了单位，进入角色，开始演戏。外面的阳光一般都能照射到心里。日短再遇阴天，又起风又降温，没法折射出轻松愉悦。若天干净，人跟着亮堂。

人刚生出来那会不分昼夜能睡二十多个小时，踏入暮年，扛上了日月，月来偏不睡，日没到偏不候。心里有光，笔下一片亮堂堂。

实在蹦不出题来，晒几张喂饱图，展示手巧，饕餮稀粥酱瓜者。我从不晒早餐，因为我面前总是稀粥酱瓜。原因是隔夜饭舍不得扔，却总剩。

与母亲通话，没啥说，几乎天天说天，“天黑得越来越早了，晚饭早点吃。”“日越来越短了，早点睡。”

巴望冬至早点至，过了冬至好日长。



夜光杯

一位患病多年的报告文学作家曾说，现在，我只要能正常的拉屎撒尿，就觉得很幸福。

此话初听时，很感悲切，再一想，不无道理。“幸福”这个词，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人，搅得人很不安分。可是，大多数人，并不觉得自己幸福着。

遭灾难时，能喝到水、吃上饭是幸福；在失恋后，能遇上知己倾诉是幸福。可是，寻常时日，吃饭、散步、聊天，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幸福？向死而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要不断追求高品质的生活，这不错，却不要被“幸福”两字的彩虹迷惑了眼，弄得天天不得安宁。

这首镌刻着作者草书手迹的词作，用396块云南大理石镶嵌成宽25米、高13.5米的巨幅碑墙，矗立在娄山关隘口近旁。它似一块血肉丰满的历史印记，给苍山增色，为群峰妆容。

娄山关的小尖山与大尖山，是当年激战的两个决胜制高点。现在成了观光游客人数最多的去处。登上小尖山，睹物思人临境滋情，虽然时光已流逝了80余年，但似乎依然能闻到浓烈的枪火味。小尖山顶端，立有一块标牌，上书“战壕遗址，禁止入内”的字样。一个周长十五六米、深度不到一米的泥坑，底端与四壁长满了各色杂草，突现眼前。这就是战场遗址吗？

边上说明文字解释：小尖山是娄山关战斗的主战场之一，是战斗的核心区。这是娄山关战斗中的战斗掩体，又称战壕，现仍保存着当年风貌。小尖山一带是当年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的主战场。在小尖山上，将南北

苍山如海娄山关

顾定海

两面公路尽收眼底，是体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壮阔豪情的最佳点。

站在小尖山顶极目远眺，满视野是苍翠绵延不尽的青山。低头往下，则是一条弯弯曲曲似又无限延伸的盘山公路，

旅 游